

續  
後漢書  
一四







書 漢 後 續

(四十)

撰 經 郝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吳質

邯鄲淳  
桓威

繁欽  
薛夏

荀緯  
應璩

王象

劉廙

繆  
孫該

蘇林  
杜攀

衛覬

李康

謹案王粲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初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學。與粲及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相友善。丕植咸有逸才奇氣。往往鞍馬間橫槊賦詩。至於飲至策勳。讌崇臺。泛清池。看花佇月。粲等更酬迭和。適章雅詠。警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盡爲詩文矣。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辭采傑贍。大將軍何進辟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原注。屯卦六三爻辭。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霆發電

斷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果敗。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作書檄曹操。紹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其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而勿責也。乃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每作書檄。成草上操。操先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能愈我病也。數加賞賜。後徙爲門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操大舉伐孫權。使琳移檄喻權。操歎其文辭之美。二十二年。琳卒。操甚惜之。

議曰。陳琳之書檄。宏麗高壯。頓挫激切。足以聳動天下。建安以來所未有也。夫文動於中。而形於言。使讀之者亦動於中。而感夫言。則可以爲文矣。故歌詠之文。必使之歡忻動蕩。而手舞足蹈。戒諭之文。必使之擊踣曲拳。服膺而感刻。弔祭之文。必使之歎歔流涕。而不能自己。檄告之文。必使之扼腕振奮。羣起而怒冠。歌詠而不能悅人。戒諭而不能服人。哀輓而不能哭人。檄告而不能怒人。則不足以爲文矣。若琳之作。所謂雷厲風蜚者也。得體制矣。然而琳初事袁紹。而爲紹檄曹操。及爲操禽。而復爲操檄孫權。君讎共主。堯桀共吠。方之袁渙之拒呂布。則其節不足稱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少受學於蔡邕。著作奇敏。邕稱其能。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爲。屈。曹操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敦促。逃入山以避之。操命焚山。乃出。以爲司空軍謀祭酒。與陳琳管記室。使

瑀作書諭昭烈及孫權及征馬超使瑀作書諭韓遂馬上具草呈操操摩筆欲爲更定而竟不能徙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原注。文士傳。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遂撫琴而歌。因遣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荷敗。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裴松之曰。案魚氏典略學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辟病。避役。不爲曹洪風。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爾。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飛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世期謂鼓琴詩曲等爲妄。以瑀之高。或不爲此。不爲世屈。又其不仕操。逃山之事則有之。始焉不屈。既乃投杖。前倨後恭。於事不類。

應瑒漢司空掾珣之子也。瑒有才學。且出于父祖珠玉之淵。故尤知名於時。謹案。應瑒傳不載事實。似非全文。魏志兩見王粲傳云。汝南應

瑒。字德璉。後云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後漢書應奉傳注亦據魏志云。瑒字德璉。瑒弟璠。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又云。珣子瑒。曹掾辟爲丞相掾。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父梁字曼山。謹案。陳志云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稱。終野王令。楨思致高邁。敏於詞章。曹

操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丕文學。丕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以爲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

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隋侯

之珠。燭衆士之好。原注。淮南子。隋侯之珠。高誘注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因曰隋侯珠。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原注。詩泮水。大路南金。

鄭玄箋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原注。後漢書。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

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污泥之中。而光揚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尙可納也。楨辭旨巧捷類如此。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不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曹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建安七子，今自王粲至楨五人者，傳於此。孔融入死國傳。徐幹入高士傳。曹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原注：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縱火放兵，聞之可爲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尙宗室子孫，故嘗更職。

何忍行此。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

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原注：李善曰：言齊俗

文體舒緩。

然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

持論，理不勝辭。

原注：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入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覺，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數。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原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于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原注。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有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臆。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藥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議曰。曹氏父子兄弟傑出一時。而陳思王植爲之冠。丕乃不數思王。以孔融稱首。融以英偉蓋世之氣。欲指揮劉玄德撥亂世反之正。豈區區於文字之間者耶。嫉賢弟而不與。援豪傑以爲論。皆其私也。其謂文章以氣爲主。孔融氣體高妙。徐幹時有齊氣。文章有大體。無定體。氣盛則格高。格高則語妙。以氣爲主。則至論也。嗚呼。不言論固至矣。然非帝王之學也。唐虞稽古。始皆傳心。禹湯受命。亦惟立德。至高宗傅說始言學。謂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帝王之學。罔不在德。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格物以窮理。修道以立教。躬行以邁化。尙德以厚俗。致敬以閑邪。執中以馭變。畏慎以奉天。警省以謹。微自彊以建極。公溥以庇物。寬裕以畜衆。剛斷以申令。明察以照姦。慈惠以子民。恭儉以足用。左師右傅。前諫後弼。論思講肄。不過夫是。凡詩書所載。文武成康之學。今皆可按。未始爲文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戰國之末。屈宋始爲文章。漢興。孝武雖有歌詩。然亦未以爲學也。至於宣、元、成、哀。皆務經術。以儒臣爲輔相。講論經理。潤色皇業。雖新莽之僞。亦誦六藝。究王制。逮乎世祖。以諸生復漢。明、章皆北面受業。三公九卿。無非經明行修之人。顧未及於二帝三王之學。亦是有用。非虛文也。至丕篡代。專以文章爲務。一時學士大夫公卿大臣。專門名家。流風波蕩。不復可遏。至宋、齊、梁、陳。如簡文、元帝、長城公輩。原注。簡文武帝子。隋平陳。封陳叔寶爲長城公。益爲浮豔。君臣宣淫。自謂風流天子。卒債社。沈宗浸淫。及於隋唐。明智之君。皆喜辭章。遂以篇題取士。舉世事虛文。而爲文人不復知二漢之經術。況唐虞之學乎。皆操丕父子建安諸人啓之也。丕卒而諡之曰文。而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周文、漢文、並謂之文。嗚呼。果何文邪。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丕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丕之爲太子。質有力焉。及劉楨失敬。被譴。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植與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管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原注。植譚新論。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

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面有逸景之

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原注。王逸曰。若木在崑崙。天

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

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有

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

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迴車之縣。原注。漢書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

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原注。戰國策趙造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楚有叔孫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民也。願足下勉

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質答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梁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旅旋之初。伏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原注。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牴。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穰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實擬王公。馳名天下。典富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

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原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於薛。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爾。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

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屢姑反國統萬民。馮諼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原注。史記。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趨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

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惜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

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

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原注。越絕書。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

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右。耳嘈嘈於無聞。情

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原注。尚書大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

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暴雨。意者中

國有聖人乎。有則蓋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

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原注。左氏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以卒君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贖辭醜

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聞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原注。淮南子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以肆其伎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轉元城令。魏郡大疫。諸賢淪喪。太子不傷之。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讀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埤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爾。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原注。絕絃事。見前注。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

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光武言年已三十。

謹案。後漢書隗囂傳云。年垂四十。文選作年三十餘。此作年已三十。蓋沿裴注之誤。

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質答箋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哀愛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鄰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所任也。昔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爾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

結切

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曹操西征。太子丕在孟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

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原注。藝經。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

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

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

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

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

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

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候。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餅壘能無懷愧。路不

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以宗親並受爵封。並爲列將。而質故爲長

史。丕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及丕篡代。徵質至雒陽。拜振威將軍。北中郎將。封列侯。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治信都。黃初二年。召質入朝。丕與質及曹休歡燕。命郭后出見質。丕曰。卿諦視之。其親愛如此。五

年質復入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供具酒酣。質復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肥而中領軍

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

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屠机上肉爾。吾吞爾不嘔喉。咀爾不搖牙。何恃而敢爾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此乎。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恚。拔劍斫地。遂皆罷去。其恃勢驕豪如此。原注。質別傳。

文帝崩。質思篡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徒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以中見棄。棄我歸黃壤。覺覺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憫。庶幾

烈丈。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尙書事。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

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視事。非國相之才。叡深納之。其年夏。質卒。始質爲單家。遨

遊貴戚間。不爲鄉里所重。雖出官本國。猶不齒士列。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

我欲溺鄉里爾。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爲溺攢也。及卒。有司以質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

書論枉。正元中。乃改謚威侯。自質及潁川邯鄲淳。繁欽。原注。繁音參。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王

象。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皆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列。應瑒弟璩。璩子貞。阮瑀子籍。譙郡嵇康。咸以文章

顯。儀。廙。修。籍。康。皆自有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

客荊州。操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丕博延英賢。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

會臨淄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具酒炙。論文談兵。及當世之務。縱橫無窮。淳出歎植之才。謂爲天人。

原注。魏略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剃五利。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道。

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今古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及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府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於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不頗不悅。及篡代。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

言奏之。不以爲工。賜帛千匹。尋卒。繁欽字休伯。潁川人。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間。欽長於書記。又善

詩賦。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原注。文帝東序。上西征。全守讒。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筋同音。欽賤選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

罪。近屢奉賤。不足自宜。頃謂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之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筋同音。自上見。果如其言。卽日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節。

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衆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音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規章。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儻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

雖以怨慕。麻北狄之選征。奏胡馬之長嘶。淒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然殫涕。悲懷慷慨。自左驢史姑審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

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歎。冀事流訖。旋侍光塵。寓目庭階。與聽斯調。喜宴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案目錄此下有苟續傳。今闕。王象字義伯。少爲同郡楊

俊所知。拔及長。有才學志節。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爲太子。丕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

中。惟象才最高。丕旣篡代。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譏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自延康元年始譏集

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八百餘萬言。象旣性氣和厚。又文彩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丕如宛。詔百官

不得干預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丕大怒曰。吾爲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尙書漢

明帝殺二千石幾人。象見詔文。知俊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被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答。欲入禁中。象

引不衣。不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朕也。卿寧無俊也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

引不衣。不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朕也。卿寧無俊也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



遂入。決俊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桓威傳。今闕。

薛夏字宜聲。博學多才。善屬文。天水

故有姜閻。任趙四姓。雄望郡中。而夏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逸去。東詣雒陽。曹操宿聞其名。

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在冀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

之爾。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嘉其才。黃初中。遷祕書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不斥其名。謂

之薛君。夏甚貧。丕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丕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丕引入坐定。顧夏言之於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宜聲也。宜共談論。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爾。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

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及卒。敕其子無還天水。

謹案。大典續後漢散條有薛夏傳。而目錄無之。此

書吳質傳。後列薛夏於王象。桓威下。今從之。

庶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歷丕叡世爲散騎常侍。曹芳立。稍遷侍中。大

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

平四年卒。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有盛名。貞嘗與玄坐作詩。玄嘉玩之。舉

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篡代。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

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東海王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

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議曰。嘗讀曹丕與季重書。未嘗不擊節稱歎。辭氣瑰偉。卓犖飄忽。撼搖天壤。對客口授。神采敏捷。短章之奇也。季重黽勉奉答。輦魚目以償夜光。動爲羞澀。筆力氣格之相懸。有如是者。然而丕植累貽書論。一時文士及文章利病。有敬畏之意。則季重雖不在七子之列。必有過人之度焉。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首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原注。劉向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天下可王也。於是乃書召犢。犢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胾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胾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犢擊鑿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及於涸澤。風風不離其爵羅。故列胎於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案。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寶。戰國策作鳴犢。鑿。史記作寶。鳴犢。舜華。或又作鳴鑿。寶。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蓋遷化於外。  
原注。柳下惠事見前注。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爲富好行其德者也。遷化。懸遷有無化居也。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道中爲牋謝表曰。考菊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

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廩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劾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迷竄。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潯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惠。原注。左氏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子娶於王子。遇之於鄒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傅子曰。表既覲望之。荆州土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性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齊。連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專操。操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不甚器之。命廩通草書。廩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原注。國策。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隗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恐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攻漢中。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人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已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是故文王伐

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德。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德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勢。若能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務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民安國富矣。操遂進前而報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麋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置丞相倉曹掾。屬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當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揭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初偉與諷善。麋戒之曰。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有違先聖人交友之義。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諷不修德義。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實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廩上疏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爾。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旣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

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稱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爾。亦皆得其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愛公也。卹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謹案。闕今志注改作屬。監本作闕。與此合。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此。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畔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操甚善之。麀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立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弟子阜嗣。終陳留太守。阜子喬。晉惠帝時爲豫州刺史。時東海繆襲。陳留蘇林。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皆有才學。其所敘述。亦傳於世。繆襲字熙伯。父斐。字文雅。該覽經傳。六辟公府。徵爲博士。皆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官至尙書光祿勳。正始六年卒。年六十。子悅。晉光祿大夫。孫紹。播。徽等。皆以文學顯於世。蘇林字孝友。博學多聞。凡諸書傳疑難。林皆釋之。甚有柢要。建安中爲五官將。丕文學。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以老歸第。國有大議。遣人就諮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孫該字公達。好學能文。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杜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

徒軍謀掾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掾與卬丘儉鄉里親善貽儉詩求仙藥一丸欲以感求助儉答詩

而摯竟不遷卒於祕書

原注文章敘錄摯與卬丘儉詩曰騏驥馬未試婆娑樽樽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

蘇·妾醉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論·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彼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

遺明時·司康出隴敵·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烈·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嘆·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

中·中實不在辭·

議曰劉廙才鑒清遠諫操伐漢懼其重失規以西伯操謂之不知君擬非其倫而近於迂不欺之言也則

吾爲周文王之語豈非自欺與其論治道謂不宜數易守令不當以聲譽黜陟皆知治體之言也自封建

廢而爲郡縣至漢孝宣久任守令增秩賜金而不徙使吏致其能民熟其化於是號多良吏至於綜核名

實信賞必罰皆漢之善政也廙有見乎此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尙書郎操攻袁紹而劉表

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中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

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高腴之

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

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封殖關中。遠者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彘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尙書。魏國旣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初朝廷播遷。臺閣舊事。散亡無幾。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中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彘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乃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諸叛必疑。一相驚動。地險衆強。殆難爲慮。彘以覬議呈操。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皆叛。操親伐之。僅乃得平。死者萬計。操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曹丕立。徙爲尙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詔冊及丕稱尊號。復爲尙書。封陽吉亭侯。曹叡立。進封闈。原注音闈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甚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生也。故人

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太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覲歷漢魏時。獻納鯁切。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覲卒諡曰敬侯。覲子瓘。與燉煌。索靖。俱善草書。原注。晉書。靖字幼安。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不荆棘中耳。太安末。拜使持節。監雒陽諸軍事。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卒。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瓘爲尙書令。靖爲尙書郎。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特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原注。後漢書。度遼將軍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英弟超。字文舒。並善草書。瓘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



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益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欵奮覺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泓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竊媿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瓘子恆謹案晉書字巨山亦善草隸。乃作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

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廢。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芟奪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獨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致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

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譌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代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緇。揚波振擊。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擣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柁。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柁。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原注：梁鵠字子皇，安定人。靈帝末爲涼州刺史。邊章韓遂之亂，徵爲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雒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時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蜎蜎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織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籛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

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稍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

原注：文章敘錄：「詆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

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邯鄲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

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

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烏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跼跼點躡，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蟻揭枝。絕筆收勢，餘縵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然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於是晉世往往以書法名家。至右軍將軍王羲之，兼善隸草，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其出奇爲擘窠大字曰龍爪書。至小楷則尤極秀勁。其真行如蘭亭敍草，皆絕筆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

當抗衡張芝草書當雁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好，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顛損，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子獻之亦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天下號爲二王。漢晉書法，至是極矣。

議曰：古者造書契以代結繩，至於六藝典籍，綿世閱代，書以傳信而已，初不計其工拙而以爲學也。秦始皇以隸代篆，漢魏之際，又以楷代隸，以草代楷，漸趨簡易，以爲捷便。蔡邕、梁鵠、鍾繇，獨能存古法，出新意，遂爲工師規矩，書學之宗。衛凱父子以書法傳家，恆遂著論，推本所自，至於二王，盡古今之變，書家之能事畢矣。嗚呼！詩文至於漢晉，字畫亦至焉，而後世鮮能及之，豈其去古未遠，氣質渾厚，天然太璞，未至於剗弊歟。

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有崖岸，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曹叡異其文，起家爲潯陽長。政有美績，卒於官。又嘗著運命論行於世，其辭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雜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

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原注。易乾陶度。聖人受命端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

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已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社里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

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

可格之賢愚哉。原注。春秋考異。稱稽之錄圖。參於太古。易坤靈圖。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歷序。文王受丹書。呂望佐呂發。春秋保乾圖。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敵。漢以興。春秋感精記。西秦東闕。

謀襲鄭伯。晉我同心。遮之殺介。百里子哭語。不知其泣血何益。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

云。惟嶽神降。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

妖始於夏庭。原注。史記。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

發。不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發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諜之。而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童妾既戲。遭之。既笄而娠。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

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粟。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曹伯陽之

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原注。左氏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敗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原注。左氏傳。初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原注。左氏傳。初

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於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

不食。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原注。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

於鄰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

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

內。闇闇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謹案。體仁。文選作體二。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

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

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

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

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

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連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太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塞之斯爲淵焉。通之斯爲川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簞箠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原注。漢書。汲黯爲東海太守。大治。召爲主

爵部尉。又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使薄貴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

原注。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利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又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適不食。道病死。

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原注：漢書拜王莽爲大司馬。又董賢

代丁明爲大司馬。揚雄自序：雄家世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

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原注：桓譚新論。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水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

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原注：漢書：王莽于五都立

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紉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

山坻之積在前矣。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

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

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主客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止

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

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

所。璣旋輪轉。而衝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議曰。蕭遠之論。謂治亂有運。窮達有命。而要歸於任運。委命而不及造運立命。則未備也。夫運故天之氣。數命爲人之分定。而治亂興亡。則不可以任運。吉凶得失。則不可以委命。皆人爲有以致之。苟爲有道。匹夫而終爲萬乘。苟爲無道。萬乘而終爲匹夫。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必行而莫之禦。卒受天命。以匹夫而爲天子。紂爲無道。窮凶極侈。滔天荏惡。每稱說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卒自斷命。以天子而爲匹夫。故孔子罕言命。君相不言命。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天壽不貳。以立命。其亡國者。則任運。自暴者。則委命。欺天盜國者。則自負運命。故王莽謂天生德於予。曹操謂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如孔子之無位。顏淵之短命。冉耕之惡疾。孟軻之不遇。能事天立命。不違夫道。而行使止尼。始可以運命言之。苟爲有位而於道未盡。皆不可以運命言之。夫言之難。立論尤難。矧於運命天道之流行。理之極致。數之大歸。聖人所罕言者。而遽立論馳騫於辭章之末。可乎哉。故蕭遠之論。則亦叔皮王命之流。其任適兩墮。則老莊之餘也。非吾聖人所謂命也。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

列傳第六十三下

文藝

吳

左思

陸機弟雲 孫拯

謹案左思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遂與詩別而體制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模擬填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於是自以爲非。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主撮事類辭章之肆闡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意。若太沖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鬪巧。不足以爲文也。故削而不錄云。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

謹案晉書作如雷。

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作文賦曰。余

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渺渺而凌雲。詠世德之峻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曛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溜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餘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嶇原注·上助舉切·下魚呂切。而不安。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原注·音寒。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歛。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深而不

讓雖離方而遜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麗。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煜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原注

音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佚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原注。上音綺。下音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矢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認玄黃之秩敍。故澳澗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緝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闔合乎曩篇。雖杼柚於予懷。恍佗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茗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原注。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反。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

疾。原注。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

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原注。才。蜀切。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雍

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

固既雅而不豔。原注。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羹之禮。尙元酒而俎腥魚。大

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者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之之辭也。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

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

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原注。莊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粕爾。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譏乎。有說則可。無說則誅。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則甘。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心而應於手。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王充論衡。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效也。普

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岷。原注。與。數同。於拙目。彼瓊

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乎予掬。患挈餅之屢空。

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蹀。原注。上救甚反。下軟角反。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駭選。惟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聲泠泠而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駭選。惟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聲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賸。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閔。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杜門爲學。積十有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

原注。繁欽辨惑。吳人以船織爲與馬。以巨海爲夷庚。咸業緒晉書。夷庚未入乘輿旅館。則夷庚者藏車之所。

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



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禳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略統。劉基。張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濟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聘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勦財匱。而吳堯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鐵。望虜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

逸駿擾於外閔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珠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郊。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譽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謹案。晉書作鍾離斐。文選作離斐。與此合。查孫峻傳云。丁奉離斐。黎與離同音。卽其人也。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蹙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案。其民怨其俗陋二句。文選俱有矣字。此據晉書刪。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大帝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宏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而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苛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宏於茲者矣。謹案。夫巨與文選合。晉書作未見。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爾。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是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戮而不敢北窺。生路

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少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虛。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遭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愆。周之感矣。原注。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尙書大傳。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二說不同。詩。太康末。與弟雲俱入雒。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爲黍。傍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原注。晉書機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晉書云。遂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間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玘志默然。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尙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令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爲之，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郡王穎、吳王晏救理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原注：晉書：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歸寓京師，久無

家問。笑語大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

機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從。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于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輝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仇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原注·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國黜凶害·天子是叱·博陸侯·霍光也·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原注·漢書·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原注·竹書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文種者姓文·字少禽·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視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饜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墜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闡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湮爲窮流

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敢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于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遭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

於昔豈玩二王之禍而闢經世之算乎。因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固痛於淩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徵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味于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和陵夷之可患。闢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原注。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何休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我若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原注。請隧事見曹植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原注。漢書。沛公自函谷關使當陽君擊秦。羽入至戲。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原注。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故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景帝卽位。鼂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賈高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原注。皇祖。高祖也。史記。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至長安崩。前漢書。吳王濞傳。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魚王聞盎來。知其欲誅。笑而應曰。我以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



策漢必稱諸侯

原注。漢書。呂產呂祿作亂。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難。外畏吳。楚。淮南。鄒那。齊。大臣迎立代王。張武以為不可往。代之強。故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轍矣。

原注。漢書。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曠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龜錯之計。削吳楚。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原注。漢書。成帝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

達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都。又封莽為新都侯。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

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

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原注。左氏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薊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薊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

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薊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

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

王復之。又邇於魏氏。王替魏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

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魏氏居于溫。王子朝。實起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尹氏立王子朝。劉子以王出次于滑。晉趙

鞅帥師納王。尹氏。召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七臣。薊國。邊伯。詹父。子禽。視跪。及頹。叔。桃子。實起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鉦鞞震於闕宇。鋒鏑流於絳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宜王與于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原注。史記。厲王出奔于

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瑤。二相乃共立宣王。左氏傳。惠王即位。衛師伐周。立子頹。虢公。鄭伯同伐

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襄王出居于鄭。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

城。豈若二漢階闕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原注。孽臣。董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攬董

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蓋遠續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原注。漢書。王莽居攝。翟義與劉宇。劉橫。結謀舉義兵立劉信爲天子。義敗。皆爲莽所誅。後漢書。董卓以韓馥爲冀州刺史。劉岱爲兗州刺史。各舉義兵討卓。卓乃酖殺宏農王。遷帝於長安。左氏傳。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雖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嚮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機感成都王穎。全濟之恩。又思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戡定。遂委質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機表謝曰。陪臣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

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尙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叢爾之生。尙不足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躅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徙。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繫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太安初。穎與河間王容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諸軍二十餘萬。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旂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金鼓之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如積水爲之不流。將軍賈棧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嬖於穎。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籓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帔。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哉。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

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妍瞻，英銳漂逸，一代之絕也。然好遊權門，與賈謚親善，以進取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遂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雒。原注：晉書。機初之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不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駭駭，乃青山鹿野藥。獸微誌。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揚州刺史周浚辟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

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以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慕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於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凌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

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財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諫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疏闊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大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切。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櫃於祕宮。披金縢於元夏。思樂百代。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

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憤恨。方今太清闕宇。四門啓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原注。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蠶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入爲

到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入爲

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直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秦平之期。不且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

之百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審。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回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泣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原注。晉書。初雲嘗行過宿故人

闕。今

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可爲悼歎。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謹案。目錄附孫拯褚陶



之中及其終也。屈原以騷賦爲辭人倡。自置六經之後。秦漢而下。莫不遵之。於是六經之文不復作。盡爲騷人辭客而文章盛矣。建安末。曹氏昆弟雖論體製。猶未大備。陸氏世雄荆楚。累將重侯。丕顯武烈。未有文人。國亡而機雲出焉。機年二十作文賦。遠探屈宋。下拉曹劉。窮極作文之情狀。推本篇章之體制。究竟辭藻之利病。精粗本末。無不周悉。遂爲作者大匠。百世文宗。嗚呼。六經之後。文章之學。皆本於楚。豈抑之久。故發之傑。且異歟。抑豈江山之勝。篤生異人哉。夫發造物之幾者。必見惡于鬼神。屈平沈江。陸機伏鑕。天奪之也。又可問天耶。又可尤人耶。

贊曰。三辰麗天。萬類賁土。紛我情志。葩芬抽吐。儲神郁氣。戛摩律呂。駕才摛藻。厭客尊主。經緯典則。芟崇費淫。雕仁琢義。追玉鏘金。體制不紊。淵源益深。搜抉理窟。步驟辭林。爰始屈宋。遂極漢魏。七子偕作。視古無愧。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七

##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趙咨 沈珩 陳化 浩周 鄭泉 馮熙 張溫 秦旦 鄭胄 紀陟 宏璽

張儼

周官大行人。王交諸侯。則間問以諭志。歸賑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禮以補裁。諸侯之邦交。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故自王朝及諸侯。皆有行人之職焉。所以維持恩紀。爲太和之治也。及周之衰。諸侯比周。大夫交政。行人之職尤重。晉之子員。鄭之子羽。皆其選也。至于大征伐。盛會同。皆正卿命大夫親行。逮夫戰國。四公子之徒。連車騎。結賓客。勢焰翕赫。聳動天下。蘇秦乃佩六國相印。爲從長。而張儀出入。並相數國。爲衡家。布衣崛起。鼓舌張吻。搖撼王公大人。以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毛遂者。不可勝數。昔之行人。舉爲說

客矣。漢興猶有先秦遺風。蒯、酈、隨、陸。原注：蒯通、酈食其、隨何、陸賈。高視闊步于慶兵之時。及中原無事。劉敬始結和親。使外夷至于孝武開邊。通西南夷。西域。兩粵。朝鮮。而使者冠蓋相望于異域矣。然而祇以中國交夷狄。勤遠略而已。未繫于安危存亡之際也。建安末。海宇剝裂。國別爲三。行人雖不置官。而職任益重。初昭烈不得還漢。託足無所。孔明求救于孫權。與共拒曹操。至昭烈親詣京口見權。有不得已焉者。自是漢納交于吳。而行李往來矣。及昭烈得益州而權爭荊州。權乃稱臣於操。以襲關侯。吳納交於魏。而使命相通矣。昭烈討權。權懼而稱臣於曹丕。使命再通矣。權復叛魏。遣使聘漢。漢報其聘。漢吳復交矣。吳與魏通而中絕。其後復與晉通而復絕。與漢再通而終末帝之亡而不絕。漢賊不共戴天。終與魏絕。故其行人往還。皆安危存亡大計。重於周秦漢初之世。漢吳初合而勝赤壁。吳魏初合而勝荊州。漢吳再合而勝漢中。吳魏再合而勝猗亭。漢吳復合而首尾並進。聲罪致討。孫權出濡須。諸葛亮軍渭南。魏人來震。君臣吁食。行人之職。顧不重哉。故取漢吳行人之尤彰灼者著於篇。魏晉雖亦通使於吳。而約質不終。削而不錄云。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靈帝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昭烈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尙書。昭烈崩于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昭烈累遣宗璋。費禕等相與報答。丞相亮深慮權聞昭烈崩殂。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

初卽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爾。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爾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世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謹案。志此下有合此二長四字。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漢和。遣張溫來報聘。漢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爾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邪。權與亮書曰：丁亥。揆張原注。裴松之曰。揆。或作豔。權蓋謂丁亥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初征涪陵。見元猿抱子緣山木。芝引弩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曰：噫。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郵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

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漢亡入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昭烈取益州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漢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尙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爲何不受邪

原注·裴松之曰·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

芝性

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復東聘吳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君臣馮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孫權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君旣年長孤亦衰老無復相見矣遺預大珠一斛

原注·孫益曰·夫帝王之保國·惟道與義·道義旣建·雖小

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特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

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

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勢難·故也·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

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漢亡，徙雒陽，病薨。議曰：嗚呼！昭烈債軍崩殂，孫曹方睦，犄角危漢，芝慨然奉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姦，強援離而復合，攜黨而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聲罪致討，終漢之世，賊常罷於奔命，隱然爲大將軍，而本根強固，可謂社稷臣矣。宗預當孔明薨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威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若是乎？中孚豚魚吉，芝預有焉。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昭烈入蜀，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綏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原注：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二諱爲笑矣。惟不學也。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旌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樹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十三年卒。子濟嗣。

議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謂命之一事不能中覆則便宜從事  
得以專對不受其辭爾若違命生事雖利國家安社稷則當服矯制擅命之誅故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以譏之原注三傳折中媵賤事陳人微者不志此其志者大夫無違事媵禮之輕者盟國之重者以輕事遂乎國重故並錄之見其不當遂也夫媵事而擅盟

公侯為國生事故冬齊宋陳三國來伐特曰遂生事也陳湯誅郅支單于匡衡當以擅與師矯制生事蠻夷不

宜加以爵土議者踴之原注漢書漢道衛司馬谷吉遠郅支單于侍子還單于怒殺吉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甘延壽謀擊郅支延壽不聽會其久病

湯獨矯制發城郭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圍郅支城單于戰敗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

延壽湯遣使上疏言狀既至論功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徵倖

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嘉孫權僭號朝論以為當絕孔明以天下大計隱忍稱賀以虧損國

體權乃振矜約震中分天下要震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入欲中分之震以死拒之可也乃欲

敵血捐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曩者鄧芝奉使權謂天下太平則二主分治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并

魏之後大王不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嗚呼若芝者可謂漢大使矣原注或者以震移文有剖判上字等言謂吳使之來已有中分天下約而震遂與

權盟非震之罪案末帝及孔明傳祇書檄告稱尊號事而權傳及盟文亦無先遣使與漢定約之文特震至而權要之與盟

遂使告漢共分魏土孔明既屈從賀稱尊號故亦從其誓約為從封國震既不拒權孔明方與掎角討賊焉得忤權而

拒之也故歸罪於震云爾震之剖判土字之言謂東西割據立國相與響應討魏非有中分之約而為是言也  
顧徽字子歎丞相雍母弟也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  
罪云盜百錢徽呵止使待後命馳詣權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健兒且所盜少乞為哀原

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使操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爾操厚待徽。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曹公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安東將軍。謹案。安東志注作鎮東。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便捷。孫權爲吳王。擢咨爲中大夫。使魏。曹丕謂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又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雖有餘閒。博覽史籍。採奇錄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魏人驚異。權嘉之。拜騎都尉。咨言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未幾卒。權甚惜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

謹案。綜今志作總。宋本作綜。與此合。

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魏。曹



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玠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玠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乃引玠自近。談語終日。玠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玠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愨。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士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根本強固。天下可圖也。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卒。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書傳。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曹丕因酒酣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前志。紫蓋黃旗。連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對。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頃之。遷太常。兼尙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謹案。勅志注。化勅。宋本作勅。典此合。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禮無二嫡。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掾。赴召道卒。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爲關侯所得。孫權襲侯。并得周。甚禮之。及曹丕立。權遣周爲牋。上丕曰。昔討關侯。獲于將軍。卽白先王。當發遣之。比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

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故令本誓未卽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旣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克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卽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謹案。督將志注作篤將。誤。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爲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丕皆見之。周言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不可必服。丕悅。周言謹案。志注此下有以爲有以知之六字。旣篡代。遣使封權爲吳王。詔使周與使

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爲誓。周還，權不遣子，丕乃留周不遣。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於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爾，而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慚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在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輟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丕下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腹心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同。惟册府作無異心。是。

謹案。今志考證云。案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則此詔語非

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

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然性和易而中有守。善言論。權以爲郎中。嘗與之。

言。卿好於衆中而諍。或失禮敬。寧不謹案。志注無不字。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無諱。實恃洪恩。

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

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爾。昭烈卽位。權遣泉使漢。昭烈問曰。吳王。

何以不答吾書。得毋以吾正名故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

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爾。昭烈默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

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爾。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漢大將軍異之後也。權爲車騎將軍。熙歷東曹掾。黃武二年。使漢弔昭烈之喪。還爲。

中大夫。後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旂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

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

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

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唱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追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

謹案。今志作吳郡人。毛本作吳郡吳人。與此相合。

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

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

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

謹案。今志作延見。太平御覽作廷見。與此合。

文辭占對。觀者傾

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尙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

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

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

延譽之功。

原注。國語。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

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

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漢。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

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資。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

賴。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澔。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人。是以忍鄙倍

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

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漢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輕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原注。吳錄。彪字仲威。廣陸人。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搆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纓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預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尙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于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斯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略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際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赫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

有私觀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原注：左氏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人神，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原注：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爲寶也。何矣？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幾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殷勤，臣是溫，又契關，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聰，譚案：陳志作聖聰。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



温俱廢。原注。裴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于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蠶寶。挫廉逃譽。使才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略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初温彼徵。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開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謹案。目錄此下有秦旦傳。今闕。

鄭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謹案。張昭傳作孫紹。鄭禮。此處禮作札。紹作

邵。皆沿志注。共定朝議。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

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返。謹案。志注作詩詞往返。毛本詞作相。與此合。吳亡入晉。司空

張華辟未就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尙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孫皓立。遣陟與宏璆使魏。壽春將王布宴陟等。夸其騎射。旣而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君子未有爲之者。布大慚。至魏。曹奐使僕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

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官畢會。僨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拒守。」對曰：「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爾。昭善之厚，爲之禮。」原注：裴松之曰：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惟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惟陟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晉爲驃騎將軍。宏璆，曲阿人，宏咨之孫，權外甥也。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張儼，字子節，吳郡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孫皓令與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於晉，弔祭晉文王。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尙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尙書僕射羊祜、尙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焉。及還，儼道病卒。忠勸皓襲晉弋陽，遂與晉絕。子翰，字季膺，有清才，善屬文。晉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時方多難，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節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世高其見，幾云。

議曰：張溫有雋才，鋒穎太露，觸權之忌，一斥不復，惜哉。顧徽、趙咨諸賢，辨惠明敏，威能專對，不辱國命，使乎使乎。紀陟、宏璆，當皓之世，銜命而往，以欺大國，得死幸矣。秦且雖非正使，萬死奪命，崎嶇海陬，不失身。

於人卒歸國復命可謂忠矣。

贊曰。皇華遣送。四牡勞來。出疆專對。將命惟才。道言無私。申好惟允。煜煜周京。奉使尤謹。漢吳合從。犄角誅仇。星麾玉節。照曜江流。伯苗開濟。德豔誠盡。崔巍二國。炳烺一信。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 列傳第六十五

義士

臧洪 陳容 田疇

謹案臧洪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壯哉洪之志烈也。以崎嶇孤壘。不忘君主。志存王室。譽譽諤諤。繼之以死。其捧盤嘗衆。氣凌毛遂。徒跣求救。志同申胥。凜凜烈日。秋霜無以尙已。今千有餘年。猶想見怒卓責操而誚紹也。且夫救超之志。所以爲漢。非私所事也。伐操之謀。所以爲紹。非爲己也。王臣並沒。則社稷孤。操寢得志。豈袁氏之利乎。紹乃一日殺二烈士。已自敗矣。不待官渡之戰。然後判袁曹之勝負也。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謹案。今志作善擊劍。宋本無善字。與此合。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

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囂然。謹案。今陳志作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

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年二十二。雖少有奇才。可使也。虞乃備禮請疇。與語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于得達。

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引虞道左。密謂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幾。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爲後患。虞默然。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爾。豈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求。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良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共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

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之。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死。其子尙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桓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伐烏桓。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脩。原注。他苗反。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衆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雨。謹案。陳志作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陳。操與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虜所依恃。疇率宗人。避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朔野。濟結烏桓。輿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桓。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桓。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

旌其美。疇曰：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令

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尙，首令

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尙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原注：裴松之曰：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

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於此也。

疇此舉止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詳案：疇之讓操擊烏桓，特為鄉里父老報仇，除讎難爾。顧豈計尙

禮也。世期曲為文致，則過矣。疇盡將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

伐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脩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

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

蹊路所由，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于白狼，遂長驅于柳城。疇有力

焉。及軍入塞，將圖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一人之高，甚遠

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

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乃下世子丕及大臣博議，丕以為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原注：國語：昔楚圖

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

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強者而我取富焉，是勸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申胥事見曹操傳。傳載其美，所以激濁勵貪，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至於田疇斯近之矣，免官加刑於法

為重，宜勿奪以優其節，尙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原注：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

雖不合道，而欲清高爾，使天下悉聞疇志，即墨翟兼愛尙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讓雖善，為復使令司隸

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

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讎。裴松之曰。案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人。人以牛受之。蘇所引者與此不同。爲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爾。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一子早卒。曹丕篡代。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議曰。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疊。莫不姦回僭竊。撐裂鼎命。汚利疚義。狡狡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烈與關侯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住。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茲六子皆在。夫燕趙豈其土風豪勁。質直尚義而然哉。惟疇不幸而陷于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而優禮之。義烈良有以厭之也。

贊曰。忠肝烈士。屹不可奪。軼世勿顧。全節自樂。使則傷勇。忿則道薄。唯正爲義。死生可託。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史叔寶 黃允 謝甄 王柔

符融

仇覽

陳寔 子紀 鍾皓 謹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

蟠 張元 兄陵

袁闕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諦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時，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高，故立朝則為賢臣，在野則為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衰，隱者衆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真。原注：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質種瓜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勿汙我。谷口鄭子真。脩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不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三輔決錄。子真名朴。子真其字。新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萌。

原注。漢書。梅福為南昌尉。居常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乘妻子去九江。蔣詡為宛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後漢書。王莽殺其子宇。北。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皆遭逢衰亂。避世

長往。稱為逸民。或推國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佯狂以免。或閉關而遁。或蒙垢以自愚。或潔己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其時。遂為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若糞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節。與光武同遊學。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不至。舍于北軍。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周黨。飭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為議郎。遂將妻子居颍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繫皮納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

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而終。以孔光。張禹之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臆。祿。仕。原注。漢書。孔光哀帝時為丞

委政于王莽。以光舊相名儒。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莽懼日盛。光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

一。尊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

。帝舅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禹與鳳並領尚書。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永始元年之間。日蝕地震。上書者皆譏

切王氏。車駕至禹第。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所怨。乃謂上曰。災變之意

。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

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揚雄成哀間與莽賢同官。莽賢為三公。而雄三世不徒官。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莽篡立。雄復

事之。作劇秦新文。稱莽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

雍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剋人後唐矣夫。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裔。道及維。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劉歆少與王莽俱爲黃門郎。莽持政。選中壘校尉。羲和京兆。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莽篡位。以爲國師嘉新公。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闕而獻符命。

者動以萬數。使莽坐移神器。莫有誰何。風節不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蔑富貴。引而自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體統。爲天下大開。則又異乎曩時逸民。伯夷不獨爲聖人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衰。邪孽專政。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於下。犯難而行。不以爲悔。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爵祿。不爲激絕。潔己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年。曹丕已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卻三公而弗顧。獨爲漢室遺老。嚴光之力也。故范氏作東漢書。特爲逸民篇。以著光之事。今繼范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爲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原注。念反。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陳留夏馥。河南尹勳。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謹案。後漢書。

八顧有范滂而無劉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為八顧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君八俊錄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官至

太常天下慕特夏子治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藩尹伯元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平陽人官至

河南尹天下清苦羊嗣祖劉儒字叔林東郡發千人徵為議郎天下瑤金劉叔林蔡衍字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

刺史天下雅志蔡孟喜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潁川太守天下臥虎巴恭祖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徵為議郎天下通儒宗孝初其稱林宗天下和雍郭林宗

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遭母

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

泰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謹案後漢書作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

害泰哭之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

方來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瀋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爾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

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

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

辭貞固足以幹事彙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

時綏綏之徒紳佩之士望行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勳

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聽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

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

夙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愈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

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元

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凌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切允得其門懿乎

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楮紳言觀其高懷遇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頁保此清妙降年不永

·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原注·謝承漢書·秦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

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原注·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圍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

曰·隲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資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之閭而賦之·遂致祿百萬·而時

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加兵乎·秦君以爲然·則·音子·朗反·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

而未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鄭元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欲使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

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

皆夷踞相對·原注·夷平也·說文曰·踞·踞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

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原注·草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

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

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

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謹案。目錄。此下有賈淑傳。今闕。史叔

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

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

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

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有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

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遠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

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下有又識張孝仲子蜀牧之中云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目錄所附諸人次第。與後漢書同。惟庚乘下缺宋果。疑目錄有脫也。今仍之。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

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

於李膺。由是知名。原注。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時漢中晉文

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雖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病。猶

不得見。原注。謝承漢書。文經子艾。曠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旦暮問疾。即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

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士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佃爲上計吏。袁山松書。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殮。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受。

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用其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浦亭長。原注。謝承漢書。覽爲縣陽遂亭長。勸人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

母。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慮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獨乳。驕子罵母。乞自今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修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臯。哺所生。時考城



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爾。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泰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知名。謹案。大典續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循吏傳所載略有增改。而目錄脫漏。今仍列于符融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

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異。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開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

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原注。先賢行狀。大將軍何進遺官屬弔祠爲諡。六子紀。最賢。原注。蔡邕太丘碑。先生諱憲。字仲弓。

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年。德務中府。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諱。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詔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明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告老。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表便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朝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中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去農松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之。皆束手曰。穎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懶于藏文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四。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諸弟所卒。時服素棺。擲財周嫻。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磨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操濟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愍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摺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傳曰。能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

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服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一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吳穹。既喪斯文。微言坳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尙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

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原注：魏志。

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

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弟。諡字季方，與紀齊德。父子並著高名，時號

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諡早終。原注：范氏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

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改彌昏，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齊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鍾皓字

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

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

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

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原注：音招。人過，以致怨本，卒

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

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謹案。後漢書此下有皓孫條。建安中爲司隸校尉十一字。此書條自有傳。故從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鳳翔翥而不忤於臯虺。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楸棘。國無道至死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范氏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宦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原注。閔舊作閔。非也。案閔字奉高。閔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閔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罔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遊汝

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軌。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在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

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郭伯向。封武。與盛。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儉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儉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儉妻于柩側下帷見之。厲其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

於與伯堅即日辭。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而終天下

號曰徵君謹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黃憲卒。以史家跟斷論。不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

儉義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見之謹案。後漢書不免下無見字。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悅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

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

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漢書。著為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治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

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

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

乃負糴徒步到江夏。豫豕一雞，以綿絮一兩，漬酒以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白茅藉飯，置雞而酌，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憂，釋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會卒，年七十二。子允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允禮行，轉相約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子等海內稱為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原注：謝承漢書。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

天至，常共被臥起。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原注：謝承漢書。肱篤孝，事繼母恪勤。既年少，又嚴厲。

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

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原注：謝承漢書。

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過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弟。兄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恐又未聘娶，願自殺身，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為賢人，吾等不為，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道以與之，亦不復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

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闒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原注。謝承漢書。靈帝手筆下詔曰。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抗。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頭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廬於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忘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季。士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家貧傭爲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前後徵辟文書。悉掛於樹。



初不顧盼。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轡而旋。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剡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

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於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而終莫不則焉。叔度孺子，淵懿宏遠，林宗尤所敬，而盛爲稱道。且自愧焉，則又高矣。伯淮子龍，見幾而作，雖近乎閉關絕世，其不滓世污，又其次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易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褚子有焉，議者往往以叔度爲顏子，夫顏子具聖人之體，發仲尼之蘊，仁爲德之全，仲尼與其不違，復爲易之幾，仲尼與其不遠，是以道冠七十子而獨稱入室，言其出處，則孟子以爲與禹稷易地，孔孟而下，數千年孰與斯人也。叔度資質雖美，使問學聖門，庶幾廁游夏之列，一間地位，恐未易至也。

張元字處虛，蜀郡成都人也。祖霸，治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永元中，爲會稽太守，刪嚴氏春秋，名張氏學。父楷，傳霸學，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兄陵，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元沈深有才學，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

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賊寇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說子之言。願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欲仰藥。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

議曰。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夫義之所在。氣之所充也。靡不勝之。而天下莫彊焉。觀陵之叱冀。至冀跪謝而不貸。卒効致廷尉。方逆威強橫。視天子蔑如。而陵執之如狐兔。元勸溫誅鋤闖穢。以正朝廷。溫震懼卻走。而不敢聞。方宦豎專朝。回天倒海。鋼戮一世。而元視爲儿上肉。義之所激。強有力者不與如此。故苟能集義以生氣。擴而充之。則大守而用之。則剛存而養之。則直引而去之。則逸乎其高也。元卒隱而不就卓命。前日之剛。乃今日之高也。與。

袁閔字夏甫。司徒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爲彭城相。閔往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入白夫人。乃密呼見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

賀卒。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緘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舉，皆不應。居處側陋，耕學爲業。從父隗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卻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臨終，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盞爲藏。」二弟忠宏、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日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飭，心嫌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宏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于家。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議曰：族大而侈，單斃于亂，尙矣。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是以越椒競于楚而滅。

伯有汰于鄭而亡。袁氏四世五公。驕奢而與亂世爭權。卒之尺口盡赤于西京。而術紹強僧。爲世大戮。遂祝袁宗。閔獨閉門自絕。克免于難。智氏雖滅。輔果猶在。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夏甫有焉。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漢

龐公

徐幹

管寧

王烈  
胡昭

張珩

李密

子賜  
與

龐公者名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爲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稱爲龐公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子山民

謹案注作  
子字山人

有令名娶諸葛亮姊爲

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

議曰。孔明見公輒拜。公不爲之止。非厭德之深能若是乎。伏龍鳳雛皆出其門。卒撥亂世反之正。以存漢。公之爲人可知已。昭烈三顧孔明。始得一見。表乃亟欲屈公。而且讓之。宜乎見謂攜妻子而去也。公往鹿門。孔明起隆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雖隱而跡益彰矣。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也。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篤行體道。委謝榮寵。曹操特加旌命。辟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五官將。丕文學。輒告休假。除上艾長。復稱疾不行。以著述自娛。著法象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漫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

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

之難。原注：尚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與。左氏傳。太子迫孔惺于廁。遂劫以登臺。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擊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

由也，則有媒娼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原注：公羊傳。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處也。爾處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殺之。二子奔楚。閔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殺於嘗鼈。原注：左氏傳。齊與邴邴之父子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則之。而使歌僕納閔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朴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職。公由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楚人獻鼈于鄭僇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知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者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勸而不媠，和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勸而不媠，和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勸而不媠，和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勸而不媠，和



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離忘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原注：左氏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情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原注：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郤犇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原注：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觴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天子傲。取福之道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遂命缺爲卿。子圉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賁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原注：左氏傳：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白以爲王矣。楚遠罷如晉泄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蕝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敬。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誅其上而公怨之。以爲齋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綉結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又著書二十餘篇，曰中論。文多不能具載。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蒙未祛，譬如宵在元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之心，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

又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困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蒼頡視鳥跡而作書。則大聖之學矣。賢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爲師。脩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脩德。始乎羈斗。終乎駘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積小致大之謂曰。小人朝爲夕而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物鑒于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間。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展季復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原注。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曰。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是皆治心養性脩身之要言也。曹丕著論稱之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成一家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之爲不朽矣。建安二十二年卒於家。世咸宗其道。德云。

議曰。堯舜始言中。以爲傳心之典。列聖授受。統理根極。至子思子著中庸。而其義備矣。歷秦漢五百有餘歲。諸儒馳說。偏倚駁雜。不復及是。幹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畏敬。篤於力行。其辭緩。其旨遠。無非誠信爲己之學。進德修業之方。則真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篡朝之祿。而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之。傳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偉長有焉。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大夫管仲之後也。田氏有齊。而管氏分處他國。漢初管少卿者。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德。九世而生寧。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贖賄。悉辭不受。寧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嘗與歆共鉏菜。見地有金。寧揮鉏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後與歆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推書出觀。寧曰。大丈夫富貴當自致。而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營居山谷間。因山爲廬。鑿坯爲室。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非學者弗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井汲者。或爭井鬪鬩。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爭汲者知寧所爲。各相誚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繫牛茂陰。自爲飲飯。牛主至。大慚。若犯嚴刑。寧躬行內恕。禮讓興於遼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

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父子代居海外。

謹案。陳志作度庶子。康代居郡外。

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欲自王。卑己崇禮。欲

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宜。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

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欲薦寧。曹丕下詔徵寧。時康死。舍嫡子而立弟恭。恭懦弱。而

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將作矣。乃卽受徵。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度。恭。

康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西渡。

謹案。今志作既已西渡。宋本無既字。與此合。

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海中遇暴風。船

幾沒。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忽見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人咸異之。寧在遼東三

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奪恭位。叛魏。連吳。僭號稱王。曹叅使司馬懿討平之。死者以萬數。皆如寧言。詔以

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尙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

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

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從之。曹叅立。太尉華欲遜位讓寧。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

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

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大夫。

謹案。陳志無大夫二字。

先儒鄭元。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

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

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

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何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能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忤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懇情。而明詔抑制。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棗稅鷺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咎。

原注。漢書。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

爲御史大夫。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其後博元坐爲姦謀。博自殺。元滅死論。

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

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

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

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卓紗帽。謹案。陳志作者。卓帽。無紗字。布襦袴。布裙。隨時

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

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

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

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

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原注。國語。周文王時。鸞鷲鳴于岐。說文曰。鸞鷲。鳳屬。神鳥也。四皓爲佐。漢帝

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元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

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闢奧。韜古今于智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

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韜韞儒墨。潛化旁流。暢于

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

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

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幕門偃息窮巷飯糲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古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原注·漢書·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英不得已到京師·天子爲英設壇·令公車令道尙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周黨·申公·見前注·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其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西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斂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崖先生也·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原注·裴松之曰·今文尙書·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遯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原注·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寧自越海及還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遠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

論以原本世系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乏者家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恭言遜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則熙然而溫因事導人于善故見之者無不化處險謫之世而獨不污僞命天下莫不高之王烈字彥方謹案後漢書本傳注云魏志烈字彥考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師事潁川陳仲弓與其二子紀譔爲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仲弓學咸稱烈器業由是知名海內聲聞在邠原管寧之右行成德立還歸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歲大饑分釜庾以救邑里途有餓殍輟食以活之以典籍自娛從之學者甚衆善誘能教化行州閭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謝罪曰邂逅迷惑罪戮是甘幸蒙赦宥請自今改過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此人爲盜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之爲善也歲終行路老父擔重人爲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告頃之老父復行遺劍于路一人守之至暮老父還尋付之乃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不可使子之名沒而不聞竟不言去而老父以告烈烈推問之乃昔盜牛人也烈歎曰能改過者君子也親詣其門表其閭巷卒爲善士時有爭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郡舉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與邠原管寧避地遼東躬耕隴畝匿名編戶公孫度知之命爲長史固辭不



應遂爲商賈以自穢。乃免。曹操累徵辟。遼東爲解而不遣。建安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時鉅鹿張珩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張珩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道常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珩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珩。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盤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頌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珩。珩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篤原注。如林反。之鳥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

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初司馬懿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邀之于嶠澗之間以義喻之生乃止因斫棗樹共盟而去竟不以語懿百姓避馬超亂入山者千餘家飢乏相劫略昭遜辭譬解皆感服改行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憚遠役並懷擾亂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南附關侯侯授印綬給兵還爲寇賊至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部落居民賴昭無虞後徙居宜陽

原注·高士傳·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義謙敬恕甚重焉

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尙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原注·裴松之曰·案庾氏譜·嶷字劼

然·穎川人·子禛字元默·晉尙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允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宏農太守何

楨等原注·文士傳·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尙書·光祿大夫·楨子龜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憚·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憚之孫也·貴達至今 遞

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時方用兵議格不行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章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

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謹案·今志此下有世所高尚四字·宋本無·與

此合 誠宜嘉異乃從誕議嘉平二年謹案·今志作嘉平二年·嘉平漢靈帝年號·爲誤無疑·宋本作嘉平·與此合 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

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章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原注·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

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于胡徵君見之矣。

議曰。邈乎高哉。寧之所爲乎。嶠焉霽月光風而不滓焉者也。乾之初九。潛龍之德。寧有之矣。雖與之天下。弗顧也。豈三公能挽之哉。漢季人物。昭烈而下。祇有諸葛亮及寧二人。方其龍臥不可起。等爲一世高人。亮遇昭烈。幡然而改。寧蹈海外。終身不屈。時見則見。時潛則潛。易地則皆然矣。伯夷避紂。太公相武王而誅之。道豈異乎哉。各得其仁而已爾。王烈之獨行。張珩胡昭之淵靜。皆能全身遠害。不汙于亂。亦寧之次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

謹案。華陽國志。作宓。又作慮。晉書作虔。恐是虔字之訛。

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某。早亡。母何氏。更

適人。密年數歲。養于祖母劉氏。

原注。晉書列傳曰。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劉氏躬自撫養。

密事祖母以孝聞。有疾

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衣帶。膳飲湯藥。必自嘗。

原注。晉書列傳曰。有暇則講學忘疲。

及長。師事譙周。周門人以方游夏。治左

氏春秋。博綜藝學。善屬文。州辟從事。爲尚書郎。轉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

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遂與羣臣論倫類之義。或謂願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

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漢亡。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以祖母老年。志在致養。不應。

晉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孳孳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如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及祖母卒。服終。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則霸。用豎刁則亡。安樂公得諸葛亮則存漢。任黃皓則喪國。其致一也。原注。晉書列傳曰。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衆亂。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又謹案。晉書作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

與言者大抵皆凡人言教是以碎爾華善之。以爲尙書郎。未幾出爲溫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必  
責求供給。民吏患之。及密至。諸王過縣。徵求無藝。密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  
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苛。未敢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擾。煩時郡從事。貪  
冒密惡之。嘗與人書言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意在賈充輩也。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節高。弗劾也。密  
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  
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原注。姓氏通華錄曰。凡與人交。責善曰。吾獨立于世。顯形無儔。密僚文章善者。令姬雪兒歌以協音律。荀勗等惡之。出爲漢中太

原注。晉書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授。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錢東堂。詔令賦詩。其卒章曰。守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意謂朝廷黨與固結。無勢援者不得進也。武帝忿之。都官從事奏免密官。未幾復免官。年六十四卒於家。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烈與皇甫謐並善之。密二子賜

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元鳥賦。見稱于時。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卒。興字儁石。亦有文學。益州刺  
史羅尙辟爲別駕。尙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留爲宏參軍。尙白宏。宏卽奪其手  
板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爲其文。甚有辭理。謹案。諸葛亮碣文見亮傳注。

議曰。密純孝也。挺特不撓。國亡而不苟祿仕。有漢之遺直。當漢之季。孔明出師一表。盡天下之忠。及漢之  
亡。令伯陳情一表。盡天下之孝。四百年仁義公恕。猶在茲乎。觀其表辭。雖切於養祖母。其穢曹馬而自潔  
之志。凜然不可揜。亦管寧田疇之流亞也。其視荀賈之叨附逆亂。猶糞壤爾。謹案。李密陳情一表。爲世所稱道。晉書入之孝友傳。宜矣。此

曹馬以密入高士傳。考密服終仕晉。身終于隱避者。經乃議其論。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掉。與管寧田疇並稱。未免失實也。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范粲子喬 皇甫謐 王裒

吳

石偉 范平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博涉強記。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尙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歷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明設防備。戎夷不犯。西域流通。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不爲華侈。以母老。輒棄官歸。左遷樂涪原注。官音。令頃之。召爲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司馬師廢曹芳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臣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密爲諮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以此知其旨。晉武帝



篡代同郡孫和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至京師賜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化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字伯孫謹敏夙成九歲受學言無媿辭及長淹貫經術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以父粲陽狂不言乃與二弟並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聖主亦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敍用深爲朝廷惜之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尙書郎王琨薦喬曰喬秉德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永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皇甫謐字士安一名靜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泣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鉏。遂博綜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元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體之表。則我道全矣。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者。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懸之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還歸其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

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正始中，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及武帝篡代，復徵，皆不行。宗舊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喻其志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病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尙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原注

漢書·張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帽至良所。出一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不見。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後十二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餘事皆見前注。

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材，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

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遇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礪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敍。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飢不待浹。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遜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入。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耀。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敍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耀。忘青紫之斑璘。辭容服之光榮。抱敝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寶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視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

原注  
戰

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座對曰。瘞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孫鞅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令勿見。齊使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而以孫子為師。疾走大梁。魏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殺龐涓于馬陵。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蠶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

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原注。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乏。于是馮諼不復歌。韓詩外傳。孔子南游適楚。至于阿谷之隄。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買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買曰。北鄰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暈。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隄。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吾年甚少。子不早行。竊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原注。漢書項羽歌曰。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制通說。韓信令背漢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勿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

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原注。漢書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叔孫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

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與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出門者。足下即欲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避之于相國乎。通曰。諾。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為上賓。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逐而遁。

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闐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原注。莊子。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吾有幽憂之病。方且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布衾。原注。列子。孔子遊于泰山。見榮期。啓行乎邪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地萬物。惟八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襁褓者。吾年九十。三樂也。天地萬物。惟八爲貴。吾得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至其閭。闔無人。不至其門。門無人。隱門而入。立其堂下。有閭。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塹席藁。纏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至于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畢。哀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諡爲康乎。生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二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爲康。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原注。列女傳。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王遂不亦宜乎。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原注。楚王曰。守國之孤。願煩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原注。考萊之門。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原注。此事皆見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

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背克之廢丘明列焉原注左氏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伯牛有疾孔

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獨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原注史記扁鵲過魏

弟子子鳴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製以八減之劑和養之以更製兩脅下太子起坐

耳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

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呂氏春秋齊閔王病瘡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疾得怒當愈愈則殺摯

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于王必不殺子矣擊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

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削瘡將生亮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焉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祕于漢

皇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

十餘將死天命不祐史記太倉公者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夏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

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其後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子道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閑鳥

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原注

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于康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藝經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于三四十

步。以手中環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

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苦溫瘡。或類傷寒。

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

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原注。邵子事見前

注。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

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

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

穰。穰。反。古猛。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抱覺牀蓐。雖貪明時。懼斃

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

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

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謚雖羸疾。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

而性與之忤。每委頓悲悲。叩刃欲自殺。叔母止之。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

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淺淺易之。明義。元纁之

贊。古之盛典。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而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



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國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道。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譏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行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

議曰。嗚呼。人臣而放弑其君。三綱絕矣。可復立于其朝乎。力能討賊。則討之可也。不能討賊。則去之可也。覲然事之。而叨祿弗顧。則與聞乎故也。自操丕篡代。天下大變。習以爲常。莫不以漢公卿爲魏佐命。及懿師父子。蹈履逆規。以爲當然。相與叶比。轉移鼎命。大抵皆賈充之徒也。孰以爲非哉。惟粲倡明大義。慟哭而去。寢魏之車。不踐晉地。垂四十年。卒于車中。至于子喬。亦終身不仕。雖伯夷之采薇。叔胗之織履。無以尙已。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謐之終身不受辟命。不仕篡朝。有粲之風概焉。其耽玩書籍。著述自娛。亦小畜之懿文德也。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裒字偉元。郎中令修之孫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安東將軍。司馬。司馬昭東闕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斬之。裒少有操尙。長八尺四寸。儀狀偉異。辭氣溫雅。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

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撫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欲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十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流涕而去。令即放罷。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學。而未知名。哀與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哀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之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取友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原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狡。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哉。洛陽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渡江。哀戀墳壟不去。遂爲賊所害。

議曰。儀之對昭。政如陳泰之請誅賈充。有進無退之意也。得春秋誅首惡之義矣。昭以爲許而殺之。甚哉其不仁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可乎。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昭以篡弑

之賊。悖大義而誅儀。哀之義弗共戴天。雖手誅昭可也。願力不能。以爲終天之痛。不食其祿。不嚮朝廷而坐。得子道矣。宋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臣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尙節概。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立。特徵偉。累遷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晉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辟之不從。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孫亮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立。謝病還家。吳亡。晉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爲辦其衣食。使卒業焉。

議曰。偉平不仕暴朝。終不犯難。非惟明哲保身。至使暴君致敬。就加爵秩。國亡而不苟祿仕。不降其志。不隕其節。有吳高士二人而已。亦漢季幼安承明之流亞。江南吳越之清風。至今可攀也。彼二陸之貪冒權寵。至于殺身夷宗。視偉平能無愧乎。

贊曰。坤翁乾闔。莽無人道。君子好遯。長往高蹈。性全神逸。弄月吟風。深山野人。木石不同。邈矣仲弓。淵乎  
叔度。鄉鄰盡鬪。我方閉戶。幼安矯矯。海外獨步。豈視三公。天下弗顧。林宗孺子。既清且哲。粲喬之義。邁世  
烈烈。



#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上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脂習

傅彤子儉

程畿

北地王謚

諸葛瞻

子儼  
黃崇

人之所重莫重于死。死得其所而與生同。偷生不死而與死同。死非其所與不死同。故曰見危授命。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惟知權者能盡死之義。故莫重于死。莫難于處死也。孔子謂召忽死之爲自經。管仲不死爲仁。若由也不得其死。顏淵謂子在回何敢死。晏嬰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皆處死之道也。故身負大戾。分于一死者。死其身者也。君主在難。義當死之。死其節者也。居官守職。死而不渝。死其官者也。衛君匡國。折敗以死。死其國者也。故楚之滅黃。君死社稷。則書滅。鄭游速滅許。許男不死。甘爲降虜。則書以許男斯歸。孔父仇牧。閑君死節。特書大夫。宋司馬握節以死。不能其官而特書官。孟陽州綽。死于私暱。原軫憤激。自討赴敵。則皆不書。此聖人大經大法。處死之道也。魏氏篡漢。凡爲臣子者。類非全節死國之人。惟

昭烈君臣信討賊之義不濟而繼之以死。孔融誚責曹操，嶷然存漢，犯難而繼之以死，自是寂寥無聞，而大義幾乎息矣。及司馬懿翦滅曹宗，夏侯元、李豐、許允、王經，慨然付之一死。王淩、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稱兵，以討賊爲名，志乎衛君匡國，不幸顛覆覆滅，亦翟義之流，死于其國者也。得其死矣。其視賈充諸人，覩面食息，雀鼠區區，雖生而豈若死乎？或憤激伏劍，或談笑就戮，或涕泣誓衆，或勸其父以義，或勉其子以死。曹氏忌刻，素無恩澤，固結人心，以君臣大義一定而不敢渝，猶言言炳炳之若是，使懿、師、昭、炎、盤桓睥睨，染指垂涎，殺放三君，歷四世而始篡，況道德仁義之固天命者乎？其後末帝之亡，北地王諶、諸葛瞻、傅僉父子死于漢，孫皓之亡，而張悌、孫震、沈瑩諸人死于吳，故並著爲死國篇，表其義概，庶幾篡臣賊子知懼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號褒成君。

原注：漢書·孔霸字次孺，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

·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

父宙，謹案·後漢書作侑。

泰山都尉。融夙悟有異才，兄弟七人，而融居六年四歲，與

諸兄共食梨，融取小者。父問其故，融曰：「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原注：後漢書·李膺字元禮，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司隸校尉。是時朝廷紀綱頹弛，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爲登龍門。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遣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不同。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太中大夫陳煒後

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聽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

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稱其孝。好學博涉。文辭高壯。傑氣蓋世。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

覽所怨。詔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原注。李賢曰。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後漢書作覽爲刊章。劉攽曰。案

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儉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志。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于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儉與融兄

有舊。亡抵襄。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

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併收襄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

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

乃上讞之。原注。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俱爲俊秀冠蓋。融持論

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

多舉中官親族。尙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

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于進曰。孔

文舉有重名。原注。融家傳曰。客有言于進曰。孔文舉于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彗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矚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

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于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



歸家。後辟司空掾。拜北軍中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義形于色。輒有匡正。遂忤卓。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槨。具斂葬焉。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日理甚疏。謹案。志注作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如王子法、劉孔慈等。委以腹心。至于尊事名儒。鄭元。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曹袁、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劉義遜棄去。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

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碑奉使山東失節于袁術而死。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議以爲大臣失節。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謹案。後漢書載其讜文。此書入馬日碑傳。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以爲世變既下。宜從先漢。

不可苟革。朝廷善之。卒不復焉。尙書令楊彪見曹操專朝。惡之。操誣彪與袁術通。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

誅之。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

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爾。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

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

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理出彪。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

遂乃郊祀。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

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

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謹案。後漢書。作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

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原注。左

氏傳。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時楚僭王。不責其僭。祇責職貢。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原注。公羊傳。王師敗績于茅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爲不言晉敗

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原注。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躡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

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郃鼎在廟章孰甚焉

原注左氏傳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郃鼎在廟章孰甚焉

桑落

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

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

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懷王臨淮公

譚案後漢書作齊哀王臨淮愍王此據後漢書注改

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

也原注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墻地自未聞

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冲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諡者宜稱上

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

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

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爾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原注闕語

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原注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時年饑兵興操

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原注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

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斷養東迎其主非引

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醉醜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

不醜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鋪糟歌醜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又

喪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爾非以亡王為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

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帝嘗特見光祿勳山陽郗慮。及融。問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長。以至失和。未幾慮遷御史大夫。承望操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以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弊。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量錯念國。遭禍于袁盎。原注。漢書嚴錯爲御史大夫。擢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誅。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不好嚴錯。乃說上斬錯以謝七國。錯衣朝衣斬東市。屈平悼楚。受譖于子蘭。原注。史記。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思而作離騷。其後秦惠王使張儀詐楚。令絕齊。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諫懷王。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竟死于秦。子蘭復讒屈平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江南。屈平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原注。後漢書。朱浮與彭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宗馮事見前注。由此言之。喜怒哀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

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原注。後漢書。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深引過而已。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愜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學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元。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遠。孤與文學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

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于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

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原注國語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衆成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

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

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于輕弱薄劣猶昆蟲之

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原注左氏傳秦伯之弟臧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

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

從之師曠曰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平公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原注史記荆柯嘗游榆次

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柯遂駕而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原注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原注韓子宋人有沽酒者斗概甚平

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至于屈穀巨瓠堅而無竅原注韓子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設有樹瓠之法

當以無用罪之爾原注韓子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設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于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

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于人亦堅瓠之類也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

趙衰之拔卻毅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原注左氏傳趙衰曰郗毅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卻毅將中軍趙衰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知同

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原注。禮記。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況恃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哉。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郤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幼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于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曹丕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表文檄教令書記。

凡二十五篇。原注·蔚宗論曰·昔諫議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學之高志直情·足以動善極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連隔于人有·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委風可以每其生哉·凜凜焉儲儲焉其與珉玉秋霜比質可也·園卽刊字·五丸反·脂習者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

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徙許昌習常隨從與孔融親善操爲司空威望日盛而融以故舊意書疏倨傲習常戒融剛直取禍宜改節融不從及融被誅許下莫敢收視而習獨往撫尸而哭之曰文舉捨我死我當復誰語安用生爲哀動一市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尋以忠直見原居許東土橋下後見操操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賜穀百斛黃初中嘉其有樂布之節拜中散大夫年八十餘卒議曰黨禍之酷東漢風節寢衰建安間大抵多患失畏死貪叨無恥之人往往朋姦扇盜相與穿窬主家皆奴才也故操得逞其谿壑自以爲姦人之雄獨孔融堂堂山立魂偉正大海內厭服英豪歸仰巍然以風節自持爲漢家四百年元氣其視沓鄙猥瑣之操區區偷兒耳融不死漢不亡是以操亟圖之其高風義概百世之下猶足以興衰激懦使亂臣賊子懼焉況當世之人哉故議者謂操之不敢自取陰界之不融之義有以懼之也

傅彤義陽人也將兵從昭烈伐吳張南馮習敗績于猊亭昭烈退入魚復彤斷後拒戰兵人殲焉吳將諭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以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魏大舉入寇詔僉將兵守關口魏大將軍鍾會使胡烈攻之初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令人代之使助僉守關城舒懷

怨忿。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城全爲功，委城出戰，若喪師失守，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舒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以爲戰也，不設備。而舒迎降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晉泰始五年，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慕後，沒入奚官，其免爲庶人，賜穀，以旌其忠。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巴西太守龐羲欲謀叛璋，使畿子郁誘畿，畿不從。羲謀遂寢，語在璋傳。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昭烈征吳，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兵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北地王譙，末帝太子璿之弟也。景耀二年，封北地王。魏大舉入寇，鄧艾破諸葛瞻于綿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譙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爲泣下。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也。初亮在南陽，黃承彥者高朗開列爲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卽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後生瞻，初亮未有子，取兄瑾之子喬養之，喬字仲慎，與兄恪俱有名于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恪，而性業過之。及亮求



喬爲嗣。瑾啓孫權遣之。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于谷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謹案：蜀志：喬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與此同。考亮以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喬既隨亮不得云元年卒。疑當作六年。

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諸葛恪見誅于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瞻。故攀

還復爲瑾後。亦早卒。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明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爾

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穎悟過人。

強識博學。幼工書畫。蜀人追思亮而愛其才。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告曰：「葛侯

之所爲也。」是以聲譽大盛。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董厥共平尙書事。時宦人黃皓亂

政于內。而姜維黷武于外。瞻深憂之。與厥及樊建謀以閹宇代維。啓帝不從。六年冬。魏鄧艾自陰平由景

谷道旁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尙書郎黃崇勸瞻宜速行拒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崇再三言之。至

于流涕。方進兵。而艾已長驅而前。被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

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

原注：千寶曰：瞻雖志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瞻長子尙歎曰：「父子荷

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爲？」策馬冒陳而死。黃崇亦死之。崇權之子也。瞻次子京及攀子

顯等。炎興二年。徙河東。晉泰始五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

孫京可隨才署吏。後爲郡令。

議曰。嗚呼。親王義兼臣子。國有難。猶當死。義以先諸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固維城也。西漢之亡。獨劉更生諄諄勸戒。掩曖而卒。其餘諸侯。稱說符命。勸進于莽者。以千數。故莽晏然盜國。坐追虞黃。未聞一人獨不從而死之也。東漢之亡。封國亦既盡除。墮姪祝允。劉氏無噍類。故操丕居然爲西伯。舜禹未聞一人獨從容就義而死之也。惟朔易一遐孤。與隆中一草茅士。素無封爵。不階尺土一民。萬折而與操爭。肉薄血并者三十餘年。力竭而繼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孫。孔明之一子。及孫。慨然赴義。與國俱滅。巍巍義烈。高視兩京。五百年所無有也。壯哉。醜也。末帝爲有愧矣。勇哉。尙也。過夫。瞻矣。僉父子及畿。付一死。得其所哉。



#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中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元 李豐 豐弟翼 張緝 許允 劉陶

王經

王凌 令狐愚 楊康 單固

毋丘儉 子甸 尹大目

諸葛誕 文欽 欽子奮 虎 唐咨

夏侯元字泰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怒形於色。曹叡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元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元名知人。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典州郡。立法創制。皆爲世則。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謹案。陳志作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

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冢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

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竊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序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綿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

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綵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元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原注。魏略。元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行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元。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元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元以爽抑屈。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

將軍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陞兵誅師。以元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皆許以從命。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以詰豐。不以實告。卽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元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元。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元。元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元。慕元而元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元。元正色曰。士季何相逼如此耶。會慙懼而退。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元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搆圖凶逆。交關闔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上。謹案。陳志作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勾其三子死命。於是豐。元。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夏侯霸之奔漢也。呼元欲與之俱。元曰。吾豈苟存自爲亡虜乎。遂還雒。司馬懿卒。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



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元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爲世所重。元初被收，衛將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元後至，賓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竟誅元。

原注：裴松之曰：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元已爲關中都督，至十年

爽誅滅後，方還洛爾。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元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元入朝，紀傳又無事，斯近妄不實。元以五年入朝，史或不書，未可必爲妄也。

李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年

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稱之。後以父任從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初，曹叡在東宮，豐爲文學，及卽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爲永寧太僕。正始中，遷侍中，尙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豐子韜，選尙齊長公主，豐弟翼及偉並歷郡守。豐嘗於衆中顯誡二弟，言何用榮位爲？及司馬懿久病，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或諷之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遊光也。及懿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嘉平四年，懿卒後，中書令闕，大將軍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舉豐，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曹芳每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疑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欲誅之。太常夏侯元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豐自以身處

機密爲芳知遇。子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尙主。有內外之重而疑於師。心不自安。密謂韜曰。元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張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尙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不見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矣。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以太常輔政。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若不信聽。當劫將去爾。寧有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元。緝遣子邈與豐相結。豐遣子韜以謀報元。元曰。宜詳之爾。而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翥請以師命召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翥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立仗鳴鼓會衆。如此。翥所不及也。師乃遣翥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翥而至。師責豐。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夜送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救之。乃受。韜以尙主賜死獄中。曹芳怒。將問豐死故。太后懼。呼芳入。乃止。師遣使收翼。翼妻散騎常侍荀廙姊也。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

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豐歷仕二朝，不植生產，仰廩祿而已。韜雖尙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散施親族。及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孫。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初，李義與尙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矣。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冲爲代郡太守。始以畿爲知人。張緝字敬仲，涼州刺史旣之子也。太和中爲温令，有治能。漢丞相亮出隴右，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詔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事。入爲尙書郎，以名父子爲曹叡所識，且以其才能多所堪任，呼相工相之。相者曰：不過二千石。叡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久之出爲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曹芳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封安城鄉君。緝性傾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怛怛躁擾。數陳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師料諸葛恪雖幸勝，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師謂人曰：諸葛恪多輩爾。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同郡通家，又居相近，俱不得志，乃謀廢師。豐敗，遂收緝送廷尉，賜死獄中。許允字士宗，高陽人。父據，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曹叡時皆入爲尙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

謹案·志注此下有正直者爲重五

·字允謂侃曰。卿功臣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謹案。志注。此下有復吏二字。出爲郡守。稍遷

爲侍中。尙書中領軍。允與夏侯元。李豐親善。聞豐等被收。欲往見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

豐等已收。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恩惠也。是時朝廷恩遽者多。而衆人咸以

爲意在允也。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尙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

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去。允卽投書燒之。不以呈師。豐等旣誅。欲因誅允。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

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

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允見嫌。戒允但當趣行。允曰。卿俗士

不解。我以榮國爾。固求之。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

芳別。涕泣歔歔。會罷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減

死徙樂浪。妻子不得自隨。道死。崔贊常以處世太盛戒允。允不從。故及。原注。魏氏春秋。允善用印。嘗以

雖始成。而已破辱。問送印者。果慟之而墮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

法。以語許上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

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二子奇。猛。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才學。晉武帝將有事于太廟。奇爲太常

丞。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爲外官。帝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元康中爲司

隸校尉。幽州刺史。猛尤儒雅。亦宦達於晉云。劉陶字季治。淮南人。謹案。魏志。陶。曄少子。喜論縱橫。曹爽當國爲選

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亦自負。謂夏侯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安得爲聖。元以其言狂誕。不復詳難。謂之曰。天下之勢。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卬丘儉之舉兵也。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追殺之。

王經字彥偉。清河人也。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

謹案·志注  
作二十匹。

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

官歸。母問歸狀。經以故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稍遷司隸校尉。甘露中。爲尙書曹髦以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郭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率僮僕出討昭。賈充令成濟弑髦。昭以經不告己而從髦。收經及家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與母并就誅。經之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至是雄哭之哀動一市。與故吏皇甫晏共收葬焉。初經爲二州刺史。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

不能從。故及。晉泰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以經孫爲郎中。

議曰。嗚呼。元以重名高節。表儀一世。其言議規格。深見治體。藹然有大臣之風。翹翹者易摧。皜皜者易汙。挺特正大。曠無單復。焉能出大盜之城府哉。觀對許允之言。則以身死國。前定久矣。蹈白刃而不懼。臨死生之際而不亂。生平所養。至此乃見。壯哉乎天下之至勇也。魏之王侯。久自禁錮。爽夷而元誅。諸曹夏侯。又復單斃。自是而魏亡矣。豐翼諸人。智微力少。闕于大義。忽忽舉事。陷元於死。族滅身夷。死不償責矣。君死社稷。臣死於君。王經有焉。

王淩字彥雲。司徒允從子也。允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故里。天子東還。淩舉孝廉。爲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埽除。曹操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淩狀對。操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爾。於是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稱。操辟爲丞相掾屬。曹丕立。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謹案。陳志作宜成亭侯。通志作宜城。與此合。加建武將軍。轉任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伐吳。與吳師遇于夾石。休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得免難。徙爲揚豫州刺史。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

義甚美。咸得軍民歡心。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至芍陂。凌率諸軍逆拒爭塘，力戰連日。琮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司馬懿專政，齊王芳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誅懿廢芳，而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雒陽，語子廣，廣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爲宿望，皆專競於世，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畢改。謹案·志注作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聞東平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白之，不果。原注·事見魏略·舊文錯亂·必有脫誤。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謹案·魏書郡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塢·卽此塢也。凌自知窮勢，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曷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

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特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雒陽。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過賈遼廟，呼曰：「凌大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到項，遂飲藥死。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衆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宏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廣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懿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爾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至是尺口不遺。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聞難走太原，追兵及之。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應弦而墜。追兵乃止。投親家食，親家告吏執殺之。令狐愚字公治，本名凌，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桓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曹丕怒，械繫愚，免官。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出爲兗州刺史。愚聞楚王彪有智勇，東郡譎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彪，乃先使人通意於彪，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未發得疾卒，初愚有高志，人謂



愚必與令狐氏族。父宏農太守劭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甚不平。及劭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劭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劭熟視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罷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爾。劭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之被誅。無敢收視者。東平馬隆閱之。以武吏稱愚。客收尸殯葬。列植松柏。服喪三年。乃歸。東州壯之。單固字恭。夏山陽人。正始中。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爲別駕。固辭以疾。恐禮敬愈厚。固不應。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自可往爾。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卒。康應司徒召詣雒陽。固亦以疾去。康在京師露其事。司馬懿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爲耶。固曰。不知。懿曰。令狐反乎。謹案。志注作令狐及乎。誤。固又曰。無之。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竟云無。懿錄楊康與固相詰。固辭窮。罵康曰。老傭旣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知其慙也。謂之曰。汝自不欲應州郡。我彊汝爾。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固終不視。母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

張進及討叛胡有功。雍州刺史張旣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田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踰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陸、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陛下卽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遂詔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卒儉襲父爵，爲平原王叡文學，叡立爲尙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雒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叡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持節護烏桓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尙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原注：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原注：裴松之曰：按東夷傳

•沛者。旬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

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順追

之。原注。世語。順字孔碩。東萊人。

踰烏桓骨都。過沃沮千餘里。踐肅慎氏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

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并討濊貊皆破之。韓

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詣儉降。儉振旅還。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

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

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

還。初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及大將軍司馬師誅元豐等。又廢曹芳。儉不能平。陰謀討師。文欽驍果。麤

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遂

共定策。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乃矯太后詔罪狀司

馬師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輸誠效忠。

弼成齊王。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一字內未行而薨。齊王以懿有輔相大功。故遂使師承業。委以國

事。而師以盛年無疾託病。坐擁彊兵。輒虧臣禮。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人臣。當

除國難。又爲人子。當率父業。哭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整飽無覺。

令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杜塞險要。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興軍以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臣節。專擅大柄。陰欲議退之。師懷不軌。乃劫豐投刃。拉殺載尸埋棺。豐等國家大臣。帝主腹心。擅加酷暴。死於非辜。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眞爲令主。謹案。志注作自填人主。君臣義定。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擅出。師自知姦慝。神人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造逆。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太常夏侯元。海內重德。光祿大夫張緝。王室懿親。橫加賊殺。又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強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以爲快樂。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蔑上不道。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狡猾險惡。賊殺忠良。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廢闕。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譏言盈路。以疑海內。輶藏逆器。包蓄篡具。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空虛四表。欲擅強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

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討凶暴。獲成大功。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道符堯舜。烈祖明皇帝潤色皇業。緝熙帝載。治隆文景。一旦爲師。擗毀輒擅。廢立敢行。誅殺公爲篡奪。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社稷。安主正朝。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師弟。昭忠肅寬。樂善好士。有高世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滅子。季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罷遣兵衆。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以清君側。臣今舉義。唯欲使大魏永存。陛下得行君道。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忠臣義士。得效志節。爾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師聞臣等舉義。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駟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也。在所皆不得承用。臣等道遠。爲師所覘。凡文奏不得關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並移諸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

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于城西歃血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統中外軍拒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鴛謹案志引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鴛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破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鴛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鴛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自小爲曹氏家奴常侍魏主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爾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

謹案志

註何苦下有若字。册。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府無若字。與此合。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是日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進至橐皋。欽父子詣峻降。儉北走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雒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降歸儉。子甸爲治中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原注。習鑿齒曰。卅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卅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卅丘儉可謂能不愧也。甸字子邦。有名京邑。曹芳之廢。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司馬師惡其爲人。及儉起兵。問屈頤所在。云不來。曰。謹案。志注無曰字。無能爲也。儉遣子宗四人入吳。晉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宗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獄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于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于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從之。著於律令。

諸葛誕字公休。漢丞相亮之族弟也。初爲尚書郎。從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遇風與畿俱覆沒。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僕射。誕漂著岸而復蘇。調滎陽令。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元、鄧颺等相善。共相題表。以元等四人爲四聰。誕等八人爲八達。

謹案·曹嘉之晉紀曰·誕以氣屬稱·嘗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誕讀書自若·

中書監令劉放子熙、孫資

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聲望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叡惡之。免誕官。會叡卒。正始初。元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率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旣與元颺等親善。又王淩母丘儉累見夷滅。司馬昭又自代師輔政。威柄益重。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原注·魏書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



冬吳人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大將軍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遂遣充至淮南充見誕從容談時事因謂誕曰雖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奈何負國欲以社稷輸人乎卿無復言非吾所忍聞也雖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威名益重得士衆心今徵必不來反疾而禍小不徵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徵之昭從之二年五月昭徵誕爲司空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齋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也乃請諸牙門置酒飲宴皆醉謂之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雖不復得用吾欲暫出遊戲須臾還爾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宣言曰當還雒邑暫出城遊戲爾揚州何爲閉門見備耶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縱火焚其府庫遂殺綝

原注魏末傳載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綝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等詐說臣

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駟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臣愚悲感泣血

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裴松之曰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兵者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

原注裴松之載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壙子臨

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爾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發冢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

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司馬昭奉曹髦及郭太后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臨淮討誕。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甚峻。欽等數犯圍。逆擊走之。昭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遊軍。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解壽春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士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于鑊里。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衆無所恃。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尙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棄誕踰城降。全懌、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千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嗣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

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三年正月文欽謂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園欲決圍而出園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散鴛虎單走踰城自歸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步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

傅子曰宋建椎牛饋饗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

原注

匿不出。武帝與觀有舊，觀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觀在姊間，因就見之。觀逃于廟，帝逼出之，謂曰：「不意今日復得相見，覲流涕，不能漆身皮面，復覲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子恢仕晉，累遷尙書右僕射散騎常侍。元帝時，終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文欽字仲若，譙郡人也。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下獄，掠笞數百，當死。曹操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驕傲，陵上不奉法，輒見奏遣。後曹叡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請免官治罪。由是徵還。曹爽以其鄉里，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誅，進欽前將軍以安之。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故弗與謀會。誕去，毌丘儉至，乃陰共結謀。及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詣孫峻降，奉表于吳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于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謹案：何焯校本曰：此表後人僞作。高貴鄉公之弒，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于斃仆。故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智慮淺薄，微節不聘，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僞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及在吳，貽雍州刺史郭淮書曰：「大將

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不克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太傅旣亡。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會母丘子邦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恤妻孥之痛。卽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雒陽。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爾。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均。禍痛已受。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僕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邑。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僕爲誤。謹案。此書見魏志。母丘。倭傳注。僕字作小人。諸軍便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卽時克破。所向全勝。謹案。志注作要。那後無繼。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爾。不若是。謹案。志注作不若。如何快心復君之仇。永使曹氏得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欲俱與。謹案。志

注與作舉重一分字。

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胥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師黨爾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淮已卒。欽未知也。孫峻待之甚厚。欽在他國。仍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爲保佑。鶩一名倂。誕誅司馬昭聽鶩收斂。欽喪給牛車葬。舊慕鶩。後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官。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官。東安公繇欲殺鶩。誣鶩欲謀逆。遂夷三族。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曹丕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之。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旣誅。咨亦就禽。拜咨安遠將軍。

議曰。王淩之欲廢僭孽。立宗子。澄汰王室。大臣之節也。議者謂淩于齊王君臣分定。并儉誕等爲淮南三叛。原注。謂習鑿齒論也。此晉之臣子尊晉之志也。淩欲廢而誅之。師遂廢之。昭又殺之。而無爲誅之。則淩知所廢而非叛也。儉誕繼起。聲罪致討。聞雒中禪代之語。投袂致死。有古義士之風。夫豈叛乎哉。誕之得士。至麾下數百人。拱手待斬。以盡。不爲司馬氏屈。義烈挺然。未之前聞也。



#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留贊字平

呂據

朱異

張悌

孫震沈瑩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也。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壯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親近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臂在閭巷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流血滂沱。悶絕良久。家人驚怖。遂引伸其足。創愈。良行如故。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累有戰功。謹案。志無累字。册府元龜有累字。與此合。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進規諫。好直言。孫權憚之。諸葛恪攻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出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陳。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



於國適所以快敵爾。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二子略平。略爲大將。有父風。平累遷左將軍。孫皓之遊華里。平與右丞相萬彧。右大司馬丁奉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皓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鳳凰元年冬。皓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歸自殺。皓徙其子弟于廬陵。平憂慙月餘。亦卒。

呂據字世議。大司馬範之子也。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閔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立。拜右將軍。魏軍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朱異字季文。前將軍桓之子也。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以童子有雋才。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驥蹏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鶻。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尤奇賞異。以父任爲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部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朱據曰。本知季文愴。原注。烏快反。謹案。俱作愴。與此合。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誦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爾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橋。壞之。大破魏軍。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後子言。謹案。陳志載注作後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孫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爾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士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也。少有名理。以風節自負。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大舉寇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

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乎。謹案：事字志注作爭地。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

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繫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政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

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

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能若是乎。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定矣。今漢闕宦

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

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原注

史記秦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左氏傳：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彼之得志，固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魏果并漢，孫皓末年，以悌爲丞相，晉人大舉來伐，所嚮克

捷。皓使悌督沈瑩諸葛觀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

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

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與之一戰。若幸一勝，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必，

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渡江

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

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率衆濟江逆戰。圍王渾部將張喬于楊荷，喬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僞降以緩我爾。若全之，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瑩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十，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晉將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師遂潰。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師于板橋，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謹案：天下上志注有且夫二字。疑衍。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謹案：支陳志作知通鑑作支。與此合。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泣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國，復何遁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軍所殺。孫震、沈瑩等皆死。吳人大震。」謹案：孫皓傳注引襄陽記載此事，無孫震二字。

此傳用襄陽記。而未云孫震、沈瑩等皆死。蓋兼據干寶晉紀。而偶遺其上文之護軍孫震一句耳。

議曰：留贊驚猛壯烈，萬人敵也。其刺刃信足，與雲長之刮骨何以異哉？心有主而不動，視疾痛死生若無與於己者，壯士之勇也。況復得其死哉？平與彘奉謂社稷爲重，有大臣之節矣。呂據、朱異傑出將門，仗鉞征鎮，益固堂構，克隆國棟，不幸而爲賊臣枉害。若據之討賊不克，不爲叛臣，慨然自裁，志烈盛矣。昔紂虐其臣，莫不離心。至於倒戈流血，漂杵而導武王，誅紂孫皓之虐，浮于紂而張悌諸人，不以爲仇，益嚴君臣之義，揮刃赴敵，畀之一死，嗚呼仁哉！觀悌之勉諸將，謂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至于誚諸葛靚，觀再三牽之。

不動。貞心義節。雖與日月爭光。金石爭堅。可也。

贊曰。名義國閑。命輕道重。白刃何有。丹心弗動。壯哉諸臣。談笑就死。大節嶢天。烈聞不已。